

[日]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上卷 · 沧海篇

浮城錄



[日]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鴻
臥
藏
和

上卷 · 沧海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鸦片战争/(日)陈舜臣著;卞立强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325 - 5049 - 4

I. 鸦... II. ①陈... ②卞...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2392 号

Copyright © 1975 by CHIN SHUN SHIN
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唯一授权代理

责任编辑 童力军 王 纯
封面题签 盖国梁
封面设计 严克勤

鸦 片 战 争

(全三册)

〔日〕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020)

- (1) 网址: 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l@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9.25 插页 7 字数 950,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 - 7 - 5325 - 5049 - 4

K · 1127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陈舜臣

当代日本文坛巨擘，也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华裔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一百六十多部作品。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

日本文坛近四十年来得奖最多的畅销书作家，获得过几乎所有日本文学大奖，代表性的有“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读卖文学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1993年获日本文化界的至高荣誉“朝日奖”。

其众多历史小说名著，以博学多识和想像丰富，赢得广泛赞誉，一次次掀起日本读中国史的热潮，由此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大师。

《鸦片战争》是其最负盛名，同时也是其最为重视的作品。

卞立强

安徽无为人，当代著名日本文学研究家、翻译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曾任北京大学日语教研室主任、亚非研究所副所长、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日本创价大学客座教授、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及京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

已翻译出版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陈舜臣等人的文学作品，以及哲学家梅原猛、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依田熹家等人的学术著作共六十多部。

亚洲近代史的开端

——中文版自序

《鸦片战争》对我来说，是青春时代的书。那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不是那个时候的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隔了三十年再回头重读这部书，想重写的地方实在非常的多，可是如果一改，那么当时亮眼的部分，必定同时也会消失。再三考虑的结果，决定还是保留原貌。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危机意识的时代。他们集合组织了“宣南诗社”，其中除了林则徐，还有龚自珍、魏源等成员。这些人所散发出来的热情，对我而言十分具有魅力。

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给予日本幕府时代末期有识之士深切的影响力，其资料便是由被贬谪新疆途中的林则徐手中亲自取得的。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不只对中国影响甚巨，对日本也是一样。

亚洲的近代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今天，针对这场战争，我们实在需要由各种角度来重新检讨。而这部书虽然是小说体裁，可是骨架却是十足的历史。

从开始撰写以来，让更多人来读这部书的期望，迄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没变。此时，只要一想到故乡的人们也会读它，忍不住就会兴奋起来，这感觉就像给了年轻时代的我极大的鼓舞。

主要登场人物一览

- 2 **连维材**: 白手起家创建了厦门大商号金顺记。不但是充满活力的商人，同时也是对世界动向敏锐的知识分子。
- 温 翰**: 杰出人物，金顺记的大掌柜。在连维材十七岁、被名门连家所经营的金丰茂驱逐时，跟着一起离开。林则徐会试中进士后，一直扮演着幕后支持者的角色。
- 连同松**: 厦门名门连家嫡子，和连维材是同父异母兄弟，金丰茂主人。
- 陈化成**: 号莲峰，稚气洋溢的猛将。鸦片战争时任江南提督，在吴淞战死。
- 关天培**: 不善于表达喜怒哀乐的猛将，蓄着美髯，身材高大。与林则徐有着男子汉间的友情。鸦片战争时任广东水师提督，不幸殉职。
- 龚自珍**: 号定庵，公羊学者，同时也是大诗人。生性多情，与军机大臣穆彰阿的爱情关系亲密。
- 休·汉弥尔顿·林赛**: 东印度公司干部，中文名字为胡夏米。
- 查尔斯·欧兹拉夫**: 澳门新教教会传教士，精通汉籍，旧译郭士立。
- 温 章**: 金顺记大掌柜温翰的独子。
- 彩 兰**: 温章的女儿。被寄养在主人家，与连维材的四个儿子一起长大。
- 哈利·维多**: 原为东印度公司职员，后被广州夷馆墨慈商社挖角。
- 石田时之助**: 日本商船警卫，漂流被救而与温章认识，住进金顺记，后成为林则徐之幕僚。中文名字为石时助。
- 余太玄**: 金顺记食客，拳法家。
- 林则徐**: 字少穆。在鸦片弛禁论和严禁论的争辩中，其所持的严禁论深获道光帝之心，特命其为钦差大臣，授与全权，实施鸦片严禁。
- 连统文**: 连维材之长子，生性豪放。
- 连承文**: 连维材之次子，生性浪荡，嗜吸鸦片，被其父囚禁而戒掉毒瘾。
- 连哲文**: 连维材之三子，立志成为画家。
- 连理文**: 连维材之末子，最像父亲，进龚定庵之门学习。
- 招纳忠**: 林则徐之幕僚，虽无行政能力，处理人际关系却十分拿手。

王举志：游侠之大首领。颇有光风霁月之胸怀，被称为王老师，年纪却很轻。受林则徐委托，集结“山中之民”的力量。

吴钟世：龚定庵等公羊学派人士聚会地不定庵之主人，乃林则徐之幕僚，常于北京担任情报搜集工作。

穆彰阿：最有力的军机大臣，持鸦片弛禁论而与林则徐对立。

李默琴：穆彰阿之妾，因接受龚定庵诗文之删修，而与其有亲密关系。

李清琴：默琴之妹，为了刺探林则徐、连维材之动向而亲近石田时之助和连哲文等人。

辰 吉：与石田一起漂流之少年，被温章视同家人般看待，长住中国，改姓王。

久四郎：曾是京都和服店的代销业务员，中文名字为林九思。

伍绍荣：广州十三行总商(理事长)怡和行主人伍元华之弟。颇有骨气，继承兄长之职，成为对外贸易商之最高领袖，被称为浩官。

西 玲：印度帕斯族钱庄商人的女儿，虽为连维材的情妇，但个性自由奔放，大胆地与有名中介商彭祐祥、伍绍荣等人交往。

简谊谭：西玲之弟，在金顺记工作，因口角而离开，到处惹事。后在广州做买办，与连承文联手做变造鸦片的生意。

威廉·墨慈：接替英国东印度公司，大力招徕新兴资本家投资远东的商人。

道光帝：清朝第八代皇帝，庙号宣宗。

奕 誵：道光帝之四男，日后成为咸丰帝。

王 鼎：汉族军机大臣，正义派热血汉子，以气节而获得地位。乃林则徐之拥护者。

曹振镛：奉慎重、仔细为政治要谛，最年长的军机大臣。极端的文字至上主义者。

藩耕时：昌安药铺主人，穆彰阿心腹。穆彰阿便由药铺后门与爱妾默琴相通。

魏 源：与龚定庵并列为公羊学派巨擘。对海防、盐政、河运等都有深入了解之经世济民学者。

鲍 鹏：英商颠地商社之买办，替广州高官们增殖财产，深获信任。在琦善对英交涉中，亦得到信用。

律劳卑：极具功名心之军人外交官，成为新成立的驻清商务监督之首席，作风强硬。

梁章钜：林则徐支持者之一，鸦片战争时为广西巡抚。以金石学著名于世。

予厚庵：征税高手，具有超群才能的经济官员，林则徐幕僚之一。鸦片战争时任广东海关监督。

王 玥：湖广道监察御史，向道光帝上奏鸦片弛禁论。

许乃济：太常寺少卿，上奏弛禁论。

黄爵滋：鸿胪寺卿，与林则徐、龚定庵、魏源等有深交的少数论客，直谏之士。以《黄鸿胪奏议》劝导道光帝采鸦片严禁论而出名。

邓廷桢：在广州首倡弛禁论，后来悔悟而终生不再支持此论。鸦片战争时，与林则徐合力共度难关。

查尔斯·义律：勇敢的英国商务总监督。继表兄乔治·义律之后，受命为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使清朝屈服。

乔治·义律：查尔斯·义律之表兄，英国舰队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因与堂弟意见不和而回国。

韩肇庆：被称为“取缔鸦片的名人”，走私者如贿赂于他则不会被抓。自己也以走私鸦片获利。是体态肥满、不像军人的副将。

钱江：慷慨任侠之士。鸦片战争时，自愿成为众矢之的而被流放新疆。

何大庚：林则徐幕客，主要担任文书工作。

怡良：江苏按察使、布政使，曾帮助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是林则徐的老朋友，后成为广东巡抚。

琦善：直隶总督，属穆彰阿一派。在钦差大臣任内以割让香港来处理鸦片战争。

查顿：原为东洋航路之船医。与马地臣合组查顿-马地臣商社，活跃于对清贸易，被称为“鸦片王”。

马地臣：是广州外国人之智囊。

伊里布：鸦片战争时，任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因与英国谈和而被撤职。

耆英：由热河都统做到盛京(奉天)将军，率领满洲八旗军。之后以钦差大臣身份参与鸦片战争。

陈连陞：曾是琦善部下，景仰连维材的先见之明而成知己。抱着“为林(则徐)尚书而死”的壮志，以司令官之位在沙角要塞奋战。

丁守存：军机章京。天文历算之泰斗，也会制造地雷，但对俗事漠不关心。记忆力特强。

奕山：皇帝之甥。取代琦善以靖逆大臣成为广东首脑。最后仍举白旗投降。

裕谦：蒙古镶黄旗人，由江苏巡抚继伊里布之后成为钦差大臣。勇敢、单纯的主战论者，英国人称之为“十九世纪之成吉思汗”。

余步云：由一名义勇兵卒成为浙江提督。相信自己是幸运儿，对英军却连战连败，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判死刑者。



亚洲近代史的开端——中文版自序	1
主要登场人物一览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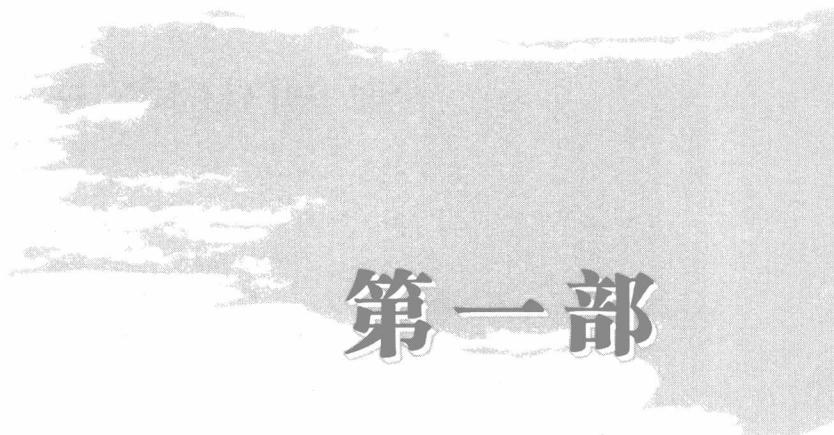
第一 部

望潮山房主人	2
阿美士德号	13
江苏巡抚	22
正阳门外	34
断章之一	49
三昧火	60
广州	68
暗杀	77
东方与西方	86
鸦片商人	100
年关的点缀	109
陷阱	121
地牢	131

再见吧,黑暗的牢房 142

第二部

苏州水影	154
连家兄弟	164
买办	173
弛禁	182
舞弊	193
断章之二	204
潜逃的女人们	212
严禁论	221
前奏的炮声	235
花园	247



第一部

望潮山房主人

——那只船来了。

维材走到窗前。

风平浪静的金门湾海面上，阳光灿烂，闪闪发亮。水天相接处已经出现了船影。用望远镜一看，立即明白就是“那只船”。

有三根桅杆，可能是二千吨，是道地英国造的东印度型的洋帆船。

维材凝视着它，也极力地抑制着兴奋。

“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

清道光十二年三月二日，公元一八三二年四月二日。

地处亚热带的福建省厦门城，从早晨起就被酷热的阳光所笼罩。

厦门是由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的名胜——无论南宋大儒朱熹所创的白鹿洞书院，还是大虚法师开基的南普陀寺——无不以奇岩怪石而著称。

城区的东郊有一座豪宅，庭院里也罗列着各种奇石。

住宅的正门上并排挂着两块匾额：“鸿园”、“飞鲸书院”。

字写得很潦草，很难说写得好，甚至应当说是败笔。边角上署名是“定庵书”。

路过的读书人，都会抬头看看这两块匾额，往往摇头说：“这么豪华的宅子，门匾写得如此拙劣！”

这天早晨，一顶轿子从门前经过时，揭开半边轿帘，露出一张眼角下垂的半老的男子的脸。

“暴发户！”此人抬头望了望宅子说，接着吐了一口唾沫，猛地放下轿帘。

这宅子是厦门的富商——金顺记老板连维材的别墅兼家塾。宅子建造在山岗的斜坡上，园内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好像堆叠在一起似的。

《飞鲸书院志》上记载说：“依山而建，其形如笔架。”

就是说，这宅子呈阶梯状，好像搁笔的笔架，那样子好似在卖弄、炫耀它的奢华。

大门的左边一带，就是名为“飞鲸书院”的家塾，其余部分都是连家的别墅。

家塾是四进式的书院，前座为门楼，二座叫文昌堂，三座是讲堂，后座为经明阁，两侧的厢房作为寝室和书库。书院的名字取自白鹿洞东边的名胜玉屏山上的名岩“飞鲸石”。

书院隐掩在杉树林中，经明阁的上面还有一座建筑物，门上的木匾上写着“望潮山房”四个字，笔迹和大门上匾额一样。

蝴蝶瓦的屋脊向上翘起，这是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建筑物，但内部却完全采用了西方样式。

金顺记的老板连维材和账房先生温翰正在这座山房的一间屋子里。

连维材打开四面带莲花花纹的玻璃窗，举着望远镜，正瞅着外面。

镜头落到了大门前掀开轿帘、仰望宅子的那个男子充满憎恶神情的脸上。

“金丰茂的老板在大门外吐唾沫哩！”连维材回头朝着温翰说道。

“把望远镜给我看看。”温翰伸过手来。

“他已经放下帘子了。”

“不，我要看海。”温翰接过望远镜，对着大海。

从这座山房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海，它起名为望潮山房就是这个缘故。

纵目望去，东面是金门，西面是鼓浪屿，南面有大担、青屿、梧屿各岛，一片和平景象。连维材把手放在额上打起凉棚。

连维材，四十三岁。浓密的粗眉毛嵌在他那紧绷着的微黑的脸上，薄薄的嘴唇，尖尖的鼻子，使他的身边飘溢着一股严峻的气氛；不过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冲淡这种气氛的温和的眼神。这可能是他做出来的。

温翰则刚过六十，辫子已经雪白。厚嘴唇，眯缝眼，一副平凡的面孔，令人感到不像老板连维材那样严肃。他俩的相貌完全不同，但两人确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所造成的一种严峻的气氛。

看来温翰本人也很了解这一点，就好像连维材极力想在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柔和的眼神一样，他也在自己的唇边经常挂着微笑。

“还没来吗？”连维材问道。

“还没有。”温翰把望远镜转向下面，“嗬！金丰茂……坐着阔气的轿子哩！”

“管他呢！他爱坐什么就坐什么吧！”连维材轻蔑地说。

接着两人回到屋子的中央。

室内的家具几乎都是西洋式的。边上刻有蔓草花纹的乳黄色穿衣镜是法国

货，椅子之类是英国制的，桌子是荷兰商人送的。

东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小型的波斯画。连维材瞅着这幅画。画中一个戴帽、王子模样的男子，紧挨着一位躬身的贵妇人，旁边有三头鹿在嬉戏。

他转过身去，看着西墙。那里挂着从英国人那儿得来的大幅世界地图。

“我一进这间屋子，就有无限的活力，就像给火上浇了油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连维材自言自语地说。

“您说得对！”温翰把怜爱的眼光投向连维材说，“在您的前面有一个世界。跟金丰茂的较量早就定局啦！”

连维材走到世界地图的前面。

地图上清国的疆域涂成黄色。印度、美国、欧洲大陆、英国是淡红色。涂成草绿色、邻近清国的狭长岛屿是日本。

他长时间凝视着地图。

2

温翰不知何时又回到窗前，举起望远镜。他突然大声说道：“是桂华，她刚进了大门。”温翰看厌了大海，偶然把望远镜转向下面时，一个正要迈步跨进大门的女子的形象进入了镜头。

“什么！是姐姐？”维材的目光离开了地图。

他走到山房的后面，从竹笼中抱出一只信鸽。这座山房是不准闲人进来的，有什么紧急事需要跟宅子里的人联系，一向都利用鸽子。

他把一张匆忙写成的字条塞进信筒。纸上写着：最多可借给姐姐八千两。

放开的鸽子迅猛地飞起来，振搏着的翅膀受到朝阳的照射，发出微微的光芒。

他从面对世界地图而胀大起来的梦想的世界，一下子被拖进了世俗的事务。

快近中午时温翰才离开窗边，慢慢地向维材的身边走过来。老人压抑着内心的兴奋，尽量装出平静的样子。但是维材一看他的脸，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心。

“出现了吗？”维材问道。

“终于来了。”温翰用沙哑的嗓子回答说。

——那只船来了。

维材走到窗前。

风平浪静的金门湾海面上，阳光灿烂，闪闪发亮。水天相接处已经出现了船影。用望远镜一看，立即明白就是“那只船”。

有三根桅杆，可能是二千吨，是道地英国造的东印度型的洋帆船。

维材凝视着它，也极力地抑制着兴奋。

“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船看起来好似静止在那儿，其实是在慢慢地移动。从船头伸出来的斜檣，缓缓地劈碎海面上的阳光，直朝着厦门港开来。

温翰轻轻地走到老板的身边。两个人轮换地拿起望远镜望着。

“能够登岸吗？”维材眯缝着眼睛说。

这时房后发出翅膀扑打的声音。“大概是鸽子回来了。”维材走到房后，查看了一下飞回来的鸽子身上的信筒，一张折叠着的纸片上，妻子的笔迹写道：姐姐说因家事需要五千两，已答应借给她这笔款子。

当维材回到窗前时，温翰问他情况如何。

“五千两。”维材回答说。

“给金丰茂擦屁股，真麻烦。可那家伙并不认为得到了您的帮忙。简直是……”

“姐姐没有跟他说吧。”

“真可气！”

两人又望着海港那边。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怪寂寞的。”维材突然说。

“没有办法呀。”温翰安慰他说，“咱们生逢这样的时代嘛！”

“反正时代的浪潮会推着我们往前走吧……对，听之任之就是了。”

“不过，这一点您可办不到。您的性格是要乘风破浪前进。您可以说是一只船的船头。”

“船头！？”维材闭上了眼睛。

在辽阔无边的大海上，独自破浪前进的船头确实是很寂寞的。

3

“甲板船来啦！三根桅杆的！还有外国旗子哩！”

成群的孩子，在厦门的街上到处嚷嚷着。他们的辫子沾满了灰尘，变成了灰色，在背后跳动着，脸因汗垢和尘土而显得黝黑。

厦门过去曾是开放港口，在对外贸易上有过繁荣的时代。但从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清朝政府限定广州一个港口对外贸易以来，厦门的繁荣就消失了。现在它仍然是个港口城市，商船对它来讲并不稀罕，三四百吨的近海航船经常有几艘麇集在港内，只是难得看到有千吨以上的洋帆船入港。

“甲板船！甲板船！甲板船！”从胡同小巷中传来的尖叫声，不知什么时候已带上了节奏，变成合唱了。

所谓甲板船或夹板船，本来是一种在船舱之上铺船板的船，而现在是作为“洋船”的同义语来使用了。

在孩子们的嚷嚷声中，市民们也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在那个很少有娱乐、刺激的时代，群众总是希望发生什么耸人听闻的事件。

甲板船大摇大摆地入港来了！这对厦门市民来说是一个特大的新闻。

自从被广州夺去对外贸易以来，已经七十多年了。尽管经常有一些洋船躲在岛屿的后面，偷偷地进行鸦片走私买卖，但像这样大摇大摆地闯入港内，还是前所未有的事。这种行为显然是违反了天朝的禁令。

“是不是吕宋船呀？”有人这么说。对吕宋的贸易，在厦门也是准许的，所以来航的很有可能是西班牙的大甲板船。不过厦门作为一个商港，其规模已经日益缩小，这种吕宋船是不太愿意来的。据记载，吕宋船自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入港以来，已经九年未露面了。去年从越南来了一艘甲板船，简直轰动了整个城市。

人们聚集在海岸上议论纷纷。

“听说不是吕宋船。”“那旗子是哪个国家的呀？”“是不是荷兰呀？”“听水兵说，叫什么英吉利。”

在这个厦门城，多少有点外国知识的，恐怕只有与水师有关的人了。

这里在明代就设置了中左所（海军基地司令部），与海军的关系很深。清朝也在厦门驻有水师提督。当时的水师提督是猛将陈化成。他指挥福建海域各营兵船约三百只，兵力二万余人。

现在陈化成登上了望楼，正在盯着那只违犯禁令、非法闯进的洋船。“哼，他妈的！”他的言谈不像一个高级军官。他放下望远镜，说：“真他妈的要进港哩！”

接着他探出身子，吐了一口唾沫。风很大，唾沫被刮飞了。“狗娘的英国佬！”提督狠声狠气地骂了一句。你以为他在发脾气，其实他的面颊上还挂着微笑。

陈化成，号莲峰。据《清史稿·陈化成传》，他投身行伍时是一个普通的水兵，二十三岁时提拔为相当于下士官的“额外外委”，二十八岁才当上相当于尉官的“把总”，可以说是大器晚成。

他现年五十八岁，由于终年剿伐海盗和在海上巡逻，面孔晒得黝黑，好似熟牛皮，皱纹又多又深。他又瘦又矮，确实没有什么风采。他本来就出生于孤门微贱，言谈举止当然缺乏长袍大袖者的风雅。他被任命为提督这一最高的军职已经两年，仍然没有一点大官儿的派头。在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他担任江南提督，同英国舰队作战，在吴淞壮烈牺牲。朝廷赐他谥号“忠愍”，诗人们为他写了许多赞歌。

林直的《壮怀堂诗初稿》中有一首《陈将军歌》，其中有一句说：“生来自具封侯相。”这句诗有过于美化殉节提督之嫌。陈化成的相貌，不但没有封侯之相，恐怕应当说就像个海边的老渔翁。

“真他妈的欺人太甚。开出兵船，把它包围起来！”这位粗鲁的提督大声发出命令。

旁边一个文官，瞅着望远镜，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船名的拉丁字。

“怎么，你认识船屁股上的洋文吗？”提督问道。

“是。”文官回答说。他手边的纸上写着：LORD AMHERST

“船叫什么名字？”

“罗尔·阿美士德。”文官用汉语报告说。

“罗尔·阿美士德？”提督学着说了一遍，大模大样地歪着脑袋说：“嗯，这个名字我听说过。”

4

当天晚上，从水师提督陈化成将军的房间里出来的勤务兵，在走廊里碰上迎面走来的同僚。

“老头子还穿着那玩意儿吗？”来人问道。

“该脱了，可是他还恋恋不舍哩。”

“金顺记的老板突然跑来了。”

阿美士德号来到厦门港，这对陈将军是穿正式军装的最好借口。这位提督很有点孩子气，他心心念念想穿那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甲胄。

能够穿正式军装的机会，平日一年只有一次——在所谓“秋季大阅”的阅兵式上。而近来连秋季大阅也流行一种狡猾的做法：把头盔和铠甲放在轿舆里，让仆人抬着，自己则轻装去参加。他对这种倾向感到很不满。

他在当水兵的时候，在一次同海盗蔡牵的战斗中，所乘的兵船被海盗的炮弹击沉了。就在他觉得已经无救的时候，出现在他脑海里的还是他的上司在阅兵式上戴的那顶头盔。

“啊！真想戴上那个玩意儿啊！哪怕戴一次也好啊！”他在水里这么想。

他脑子里所描绘的那位军官的头盔，其实是很蹩脚的劣等品。

现在他已经晋升为水师提督。提督头盔的顶上插有雕的羽毛，盔上绘着金光灿灿的花、云和龙，周围垂着貂尾，还有十二个缨子。低一级的“总兵”的头盔拖着獭尾，不允许插雕的羽毛，而且没有云、龙，不准镀金，只能镀银。至于铠甲，根据军制，提督在护肩与军衣相接处镶有金龙，副将以下则为银龙。

他在海上漂流时所梦寐以求的军装，现在总算穿戴上了，遗憾的是一年只能穿戴一次。

英国船犯禁开进来了！——这可是披戴甲胄的好机会啊！陈将军穿戴上了他那套很不舒服的正式军装。

清军在乾隆朝以前经常披挂甲胄。在嘉庆以后——即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甲胄变成了仪仗队的服装。这是因为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军装里面要系上铁片或贝壳以防刀剑矢弹。自从甲胄变成礼服之后，这些东西都被摘除了。以前军装的面上像绣着水珠花纹似地镶着“铜星”，用作防御，现在却用刺绣代替了。